



虫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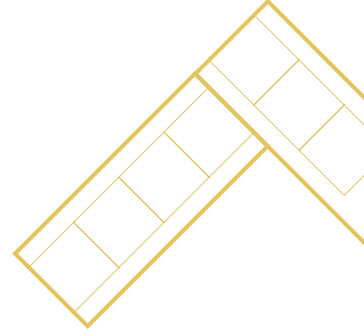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沒記錯，再次見到老彭，已是醫大畢業五年後。約好傍晚五點在「有志壹同」碰面，他卻臨時打電話來，問我人在哪裡，他會議提早結束，正要從醫院離開。我說不用啦，捷運差一站，等等騎Ubike就到。他說看天氣好像要下雨，反正回家順路，要載我過去。

我提著行李，走出捷運站。六月的雨霧搔撓鼻黏膜，三個噴嚏連發，肥大細胞釋放組織胺，過敏發作，提醒自己正身處臺北。回頭一望，一零一大樓就矗立在身後，我和老彭曾經在那裡跑過垂直馬拉松，沿著樓梯，從一樓跑到九十一樓，我們都跟著劉佬戲稱它是「臺北大條蟲」。

我仍記得劉佬滿叢亂髮，站在講台一側，麥克風長長的黑線纏捲他其中一隻枯瘦的手腕，語調透露一股台下的我們無法理解的雀躍，說，一零一哪裡是什麼竹子造型，那分明是條寄生蟲。

而且是條蟲綱的。劉佬咧咧嘿笑。

我望著眼前這棟超過五百公尺，雲霧裡若隱若現的高聳建築，在心底重新描繪這隻全新品種的條蟲：青色鍍膜玻璃與水泥鋼筋構成八層倒梯形體節，最高的頸節裡藏有生殖器官——那顆



直徑五點五公尺的乳黃阻尼球是卵巢，周圍一張張漆灰辦公桌是星狀散布的睪丸。頸節再往上是尖塔狀的頭節，不過頭節表面似乎沒有常見的吸盤特徵，只有避雷針是一根異常粗大的吻鉤，但那並非口器，而是想把自己和頂方的灰濛腸壁牢牢固著，充滿野心，懸浸於這座濕潤的盆地，讓半透明的青色體軀以宿主難以察覺的方式汲取所有營養。

路口轉角人潮往來，沒有人撐傘，沒有人在意雨霧，我壓抑著從後背包裡拿出摺疊傘的衝動，看了手錶一眼，跟著佯裝不在意。

一輛黑色轎車在對街駛進視線，車窗緩緩拉下，車內昏暗，直到駕駛探出頭，是老彭。我向他揮了揮手，他卻蹙起眼，像過往面對劉佬難以辨識的板書那樣，盯著我好一陣子，才對我喊了聲，毅仔。

紅燈轉綠，我走過斑馬線，來到轎車另一側，放好行李，打開車門，坐進副駕駛座。

「差點認不出你了。」老彭說。

「屁咧，我哪裡有變，你才誇張，看看你——」我說。

老彭舊有的那副方框眼鏡不再，膚色比印象中白，他下頷變尖，布滿淺青鬍渣，頭髮抹上髮蠟，左耳掛著藍芽耳機，深灰西裝黑皮鞋，不知名的香水味鑽進我腫脹狹塞的鼻道裡，直達腦門。

老彭挑挑眉，把嘴抿成一條線，意思是「不知道，就是一種感覺。」他踩下油門，我們駛進通往母校校區的街道。

系上的人總喜歡把我跟老彭視為一種組合，像連體嬰。你知道，大團體裡總會有對這類友誼關係的形容：有A在的地方，絕對少不了B——我們都是指考進來的，北漂念書，同寢室友，學號一前一後，課堂坐隔壁，同組做實驗，假日跑操場練馬拉松，無時無刻混在一起，不少人經常錯認我們的背影，女同學們更是竊竊私語，說我們其實是那種關係。

頭一次聽見傳言時，我和老彭不約而同對視彼此的臉，不到三秒，便雙雙爆出笑聲，邊笑邊搖頭，畢竟腦袋裡冒出的那些畫面對我們來說過於荒謬。

「謝旻毅，過來。」老彭深吸一口氣，憋住笑意。

「叫狗啊？」我不為所動。

「才不是在叫狗，我是在叫——我的寶。」

老彭走近我，故意捏起嗓子怪叫，我罵他噁心給我閉嘴，身旁同學小吳與詹跟著起鬨大笑。但只有我倆心裡知道，我們會這麼要好，甚至比好朋友還要好，並不是沒有原因——我們對於當上醫師都曾懷抱憧憬，即使我們不能。

我忘了我們是怎麼開始練跑的，只記得剛進醫大不到三個月，某天清晨，我和老彭一身濕透的排汗衫，坐在操場角落，望著距離學校不遠處那棟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樓，發覺太陽來得愈來愈遲。

瞞不下去了，心底有股聲音這麼告訴我，即使我知道這件事或許根本沒什麼，只是要親口承認的當下，臉頰仍不可控制地發燙。

「我和你不一樣，其實我重考過兩年。」我低著頭，繼續說：「我一直覺得很丟臉，還假裝跟你們同屆。」

「所以醫技系是你第一志願？」老彭問我。

我搖搖頭，說起在重考班兩年度過的生活：集體合宿、早晨精神鼓勵、考前習題模擬，考後檢討會，夜間複習再複習。總是嬉皮笑臉的他，聽了難得露出感慨的神情，點點頭說：「拚死拚活擠進醫大，誰不是為了『醫學系』那三個大字？」

老彭告訴我，明星高中出身的他曾是全家族的希望，所有人莫不期待家裡能夠出一位醫師，光宗耀祖，他自己也這麼認為。誰知道大考失常，醫學系無望，他沒有美術天分，不能當牙醫，對藥理也沒興趣，父親也曾拿出重考班的宣傳單，在餐桌上明示暗喻：「你小時候不是說，當醫師是你的夢想？」他確實說過，但七歲的他不會明白十八歲的他到底經歷了什麼，他不想重來，也沒有力氣重來，志願卡塗塗改改，分數不偏不倚，就這麼落在與醫學系差了一個字的醫技系上。

一個字究竟差了多少？

你不會想到入學之初，錄取一百人只有八十二人報到，來報到的大一同學們在班上立刻組成小圈圈，研究討論該怎麼準備學期末的轉系與轉學考。

「你還想去參加轉系考嗎？」老彭問我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那天清晨，我們自嘲醫技系學的就是醫學系的皮毛，我們是跳板，是別人的仿冒品，我們在無人的操場裡愈笑愈大聲，在那笑聲裡，把某樣平時見不得人的東西從身體深處刨挖出來，和對方交換，再狠狠塞回去。此刻我們都深深明白，為什麼會肩並肩坐在這裡。

電梯纜繩暗中運轉，我們從地下停車場來到一樓大廳。

老彭說車子是公司給的，讓他平時出差用，今年初才剛搬來這棟社區大廈，離母校與附設醫院都近，與兩個PGY分租一層家庭式，門口還有警衛能代收包裹。

離開大廈，我們穿過街巷，走進騎樓。外頭下班時刻的莊敬路，車流永遠停滯不前，然而五年過去，大學商圈店面的更迭速度比我想像中還快。

老彭走在我前頭，自顧自地講，像位社區導覽員，細數我不在這裡的日子，哪幾家店倒了，哪幾家是新開的，只有少數，比方說位在母校附近的小快餐店「有志壹同」，從學生時代開始，價格猶如老闆娘那張嚴肅冷面，永遠波瀾不驚。五樣主餐，有

肉有魚有蛋，加飯免費，每周換菜單，竟撐到現在。最令人難忘的，或許是店裡那四面亮橘色的牆，搭配鮮綠塑膠皮坐椅，乍看違和的配色組合卻像某種心理暗示，讓人一走進去，飢餓感便源源不絕湧出來——但如今湧出的不只是飢餓了。

點完餐後，老彭從後背包裡拿出筆電，現在的他，在藥廠擔任臨床試驗專員，整日在各家醫院之間來回奔走，組織籌措各項新藥的人體試驗計畫。他面對螢幕敲打鍵盤，一雙眼袋泛著微微青色，帶著歉意說，再一下下就好。我點點頭，喝下紙杯裡的無糖麥茶。

座位鄰近窗邊，外頭細密的雨聲自門縫悄悄滲漏，填補因等待而沉默的空白。這樣等也好，讓我有時間琢磨，老彭在群組裡說的事。我沒告訴老彭，這是我之所以來臺北的原因，只發了訊息告訴他，放榜了還是差一點點，心情不太好，想找人敘舊散心幾天。

只是當我看著餐桌前忙碌工作的他，不禁心想，這麼久沒聯絡，無論是此刻面對著面，或是群組讀到的訊息，一切竟有種不太真實的錯覺。

上菜了，老彭闔起筆電，吁了口氣說，先這樣吧。

隔壁桌的學生們正討論著Mix Ova，我們聽了不禁會心一笑，那是醫技系特有的實驗考試之一：每年暑假，劉佬會跟著母校的國際醫療服務隊前往非洲或東南亞各地，採集各種人體寄生蟲卵，將它們混合染色製作成玻片標本，在考試時，發給每位同

學兩片，十分鐘計時開始，學生們各自坐擁一台顯微鏡，像考古學家，視線走進一片褐黃纖維渣滓構成的沙漠，尋找大小僅數十微米（ μm ）不等的蟲卵寶石，寫下鑑定結果，並向劉佬舉手搶答牠們的拉丁文名字。

我想起劉佬曾說，鑑定寄生蟲卵，是母校醫技系出身醫檢師的必備技能。

寄生蟲學是大二必修，那時，我們依循學長姐傳統，成立班級讀書會，為每項必修專業科目製作共同筆記。得過一次書卷獎的老彭，自然被推舉為共筆長，至於成績僅次於他的我，則是共筆長底下的幹部之一，帶著幾位組員，負責整理那學期寄生蟲學的課堂筆記。

老彭對形態學辨識不在行，隨著Mix Ova考期將至，天天纏著我問，譬如該如何區分縮小包膜條蟲（*Hymenolepis diminuta*）與短小包膜條蟲（*Hymenolepis nana*）的蟲卵？或是布氏薑片蟲（*Fasciolopsis buski*）、牛羊肝吸蟲（*Fasciola hepatica*）與棘口吸蟲（*Echinostoma* spp.）它們的卵內顆粒特徵究竟有什麼差別？

「走啦——」老彭站在寢室門口，「一起啦，拜託。」

「玻片盒給你，今天你自己去。」

我頭也不看他，心底盤算今夜要讀的期末考進度，以及筆電中待審核的寄生蟲學共筆內容。

老彭見我沒反應，便開始奉承，「蟲王——求你啦——」

我關掉檯燈，從幾疊的原文書附近翻出劉佬給我們每組一盒的蟲卵玻片標本，我總是禁不起老彭的要求，也或許，沒有什麼

事是他求不來的，我們總是在一起。

午夜時分，我們離開宿舍，在暗幢幢的實驗大樓裡，老彭抬起下巴，示意我撬開氣窗，偷闖進寄生蟲學實驗室。只見老彭走到黑板前，直指牆邊鐵櫃裡那一排狹長玻璃罐中的各類蟲體標本，模仿劉佬語氣，煞有其事地拿起麥克風說，蛔蟲是油麵，絲蟲是麵線，條蟲是寬扁麵，今晚吃我下面還後面。

說完我們不禁搗嘴憋笑，深怕被夜裡巡邏的警衛發現。

好啦正經一點，我清清喉嚨，在漆黑的實驗室裡，倚靠來自顯微鏡底座的微弱黃光，告訴老彭，面對那些蟲卵，你必須有點想像力。

那是我少數有自信的時刻，在老彭面前，向他描述縮小包膜條蟲的卵殼偏厚，兩端稍尖，染色後就像一顆黃檸檬，短小包膜條蟲不易被染色，渾圓的形狀就像一片荷包蛋。棘口吸蟲的卵黃細胞顆粒粗大，整顆卵擁有礫石般的裂紋。而牛羊肝吸蟲與薑片蟲卵乍看相似，但仔細觀察牠們淺黃色的卵黃細胞，你可以分辨前者質地像細沙，後者則因卵殼能折射光線，使顆粒變得如玻璃碎屑般晶透。

夜間考前特訓結束，我們回到宿舍。我打開筆電，直盯待審核的共同筆記檔案裡一張寄生蟲生活史統整表格，上頭寫著第一宿主，第二宿主，最終宿主，意外宿主。當我要問老彭共筆編輯的事，他卻關掉寢室中央的大燈，爬上床，棉被逕自拉上，糊糊回了一聲，睡囉，明天再說。

沒想到那之後的Mix Ova期末考，老彭找到十七種寄生蟲

卵，遠遠超過我的滿分十一顆，創下醫技系歷來的最高紀錄。

當我坐在台下，看著他沾沾自喜在台上接受劉佬準備的紅包獎金，周圍欽羨與歡呼聲不斷：「蟲王——蟲王——」我一方面替他感到開心，可另一方面想到他平時不斷求我，依賴我，對我發號施令，想到每一次他只顧著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儘管上床睡覺，想到他考試時坐我旁邊，與平常判若兩人，盯著顯微鏡，從容舉手不斷搶答，心裡頓時產生某股難以言喻的感覺。

老彭咬下一口麵衣炸得金黃的多利魚片，陣陣酥脆的咀嚼聲響把我拉回現實。炸多利魚套餐是他的最愛，他邊嚼邊嚷著好香，接著眼巴巴盯著我的盤子。無需多說，我自動把盤中最後兩片洋蔥燒肉撥給他，他馬上露出促狹的彎眼，分了一小塊炸多利魚給我，說交換交換。

我問老彭，所以訊息上他說自己得寄生蟲病是怎麼回事，老彭喔了一聲，說那好一陣子了，接著像是想起什麼，拿出手機，遞給我，上頭是數張人類大腦的MRI圖，在額葉區，有四個直徑一到兩公分的不明黑點，那排列方式乍看就像骰子四點的圖案。

「是什麼蟲？」

「還是不知道。」

「那你現在，」我朝自己的腦袋比畫，斟酌用字，「真的——」

「我現在真的是『腦洞大開』的人囉。」

老彭說，不知道是藥物還是蟲入侵特定腦區的關係，他似乎

喪失感知興奮或愉悅的情緒。他這樣若無其事地拿自己開玩笑，我卻不知道該不該附和拉起嘴角，只好趕緊插起盤子裡那一小塊多利魚，放入口中咀嚼，彷彿此刻我才是真正因為寄生蟲病而情緒中樞失調的人。

我想起這次北上見老彭之前，某個午夜，我一個人，在臺中老家後火車站附近的補習街遊蕩——我總是在那裡遊蕩——那時，學士後醫學系的錄取榜單公布了，上頭沒有我的名字，這是大學畢業以來的第四次。

真的只差一點點。好像每次我都對自己這麼說。

從復興路四段放眼望去，外語補習，公職輔考，研究所甄試兼備審資料製作，頂大醫科保證班，國考衝刺班，各式各樣的宣傳標語招牌，散發著異常濃豔的光，在這條賽道上，像耳鳴下的加油喝采聲，環繞每位力竭的跑者。

補習班外的玻璃牆面，我看不見自己的倒影，取而代之的一張足以吞噬人的大面紅紙，以黑色馬克筆寫著大大的「狂賀」兩字，接著在底下羅列一個個夢幻科系與優秀的名字。

我坐在騎樓下的長椅，拿出手機。社群帳號的大頭貼照是大四時準備醫檢師國考時就換的，上頭黑底白字寫著「閉關中」。

訊息匣裡一片紅，未讀訊息滿載，我翻開裡頭的實驗課小組群組——裡頭除了我與老彭，還有小吳與詹——我才逐漸明白我離開的這段時間以來，老彭經歷了什麼事。

事情從某天公司例行會議開始，當時老彭在台前簡報，整個人突然像斷電般，倒在地上動也不動。一個小時後，他在急診醒

過來，全身肌肉僵硬痠痛，醫師拿出腦部影像，指著那四個黑點說，這些可能是寄生蟲，才讓你癲癇發作。

他住進醫院，粗針穿刺腰椎，抽出淡黃剔透的腦脊髓液，連同糞便送去檢驗科化驗，卻找不出結果。醫師讓他服下驅蟲藥，殺死寄生蟲，一周後出院，定期回診追蹤。後來的檢驗報告指出，原先懷疑的豬肉條蟲（*Taenia solium*）抗體是陰性，卻驗出犬蛔蟲（*Toxocara canis*）的基因片段。灰階影像中，大腦的洞未有癒合跡象。

出院後，即使視力出現閃爍疊影，老彭依舊天天到藥廠上班，卻未曾習慣癲癇成為他的日常，經常忘記在每頓早餐過後服下一粒抗癲癇藥，於是發作輕微一點，他會在餐廳點菜時像是突然藍屏的電腦，言語失調，面部肌肉歪斜幾秒；嚴重一點便是自動關機，在人行道上砰一聲倒下，失去意識，待睜眼甦醒，才發現自己又躺回急診病床。

感染科與神經外科醫師們在晨會上對這個案例搔搔腦袋，決定召回老彭，把他送上手術台，麻醉，下刀開顱。白晃晃的手術燈下，一群身著手術衣的人們圍繞著那口切開來的粉色病灶位置，面面相覷——四個腦洞內空空如也，蟲屍早已不翼而飛。

我讀著老彭寫下的訊息，那些文字就像條蟲落下破裂的受孕體節，讓一粒無形的蟲卵注進我體內，依順血行，逐漸發育。幼蟲鑽進大腦邊緣系統組織，讓免疫細胞包埋成囊，蜷曲其中。我望著群組裡大夥兒一路回應著老彭的病況更新，心想這段日子自己究竟在哪裡。

於是在我的大腦中，似乎也存在著這麼一尾無形囊蚴，只要沉睡的牠稍稍翻身一動，邊緣系統亮起紅燈，引發出的愧疚感便有如地震波幅傳遍上下全身。

雨停了，我喝完最後一口無糖麥茶，老彭從錢包裏掏出鈔票，說要請客。

我看著他去櫃檯結帳，有些驚訝。在以前，他不喜歡與店員交涉，都是我幫他點餐、問問題、結帳，旁人見了常笑說我是他的祿姆、秘書或經紀人，如今難得換我站在店外，踏著信步繞圈，送走今日最後一絲暮光。

街燈正好亮起，老彭說我這麼久沒回來，要不要回醫大逛逛？我說好，正要往母校的方向前進，卻見他往反方向走。老彭走了幾步，見我愣在原地，他笑著指不遠處的美廉社說，買酒。

我們走進美廉社，穿過狹窄的零食區通道，來到深處的大型冷藏展示櫃前，鋁箔包、利樂包、保特瓶、金屬易拉罐在裡頭整齊如碑羅列。我們站在啤酒區，老彭彎腰隔著玻璃拉門仔細研究，我問老彭，癲癇發作的時候，是什麼感覺？

「怎麼說，就好像……」

此時，他來回搜索的視線凍結住，冷藏展示櫃裡的白光穿透玻璃，使他的臉變得異常蒼白，他下唇輕微顫抖，貌似要開口言說，嘴型卻在開闔之間徘徊。我站在他身旁觀察，身體不由自主跟著緊繃，彷彿也被困在這短短一秒內，動作不斷重複播放。

「彭立帆，彭立帆——」我低聲呼喚，想確認狀況。隨著兩

秒，三秒，四秒過去，僵直的他突然噗哧一笑。

「媽的，別嚇我。」

他邊笑邊打開冷藏展示櫃的玻璃門，拿出過去我們最常喝的一手Asahi Super Dry說，「今晚這樣夠不夠？」

我們提著一袋啤酒走進母校側門，經過大禮堂，上周畢業典禮剛結束，大型活動背板仍留在角落，等待回收。

校徽廣場如同記憶中晦暗，只有幾盞地面投射燈照亮在鐘樓旁，或是樹叢裡，那些或青或白的雕像——希波克拉底、沉思者以及這所學校幾位重要的創辦人——像長年駐縛於此的幽魂。

我一路跟隨老彭的腳步，卻無心聽他說起校景的種種變化。剛剛在美廉社一度被他的玩笑搞得惱火，我知道，他總是喜歡用玩笑包裝一切，「認真就輸了」最常被他掛在嘴邊，整日漫不經心地笑，多敷衍。

有句話不是說，若A是B肚子裡的蛔蟲，那麼A是最了解B的人，我想，我從來就不是那條蛔蟲，而老彭肚腹曲折的腸道裡，肯定是這世界上最衛生乾淨的地方。

我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談論群組裡其他人的近況，沒想到小吳竟拍電影追夢去了，詹研究所也許快畢業了，法醫耶，五年。老彭喃喃低語，時間過得真快。

短暫沉默過後，我問老彭，現在和詹他們還有聯絡？他們都還在臺北？老彭突然停下腳步，從塑膠袋裡掏出一罐Asahi Super Dry，嘴裡直嚷，反正大家都忙，也不知道在忙什麼。

「敬——畢了就散了。」老彭笑嘻嘻拉開拉環，對空氣舉杯。

我看著他朝嘴裡灌了一大口啤酒，覺得準備學士後醫學考試這些年的時間，竟活成一場空白。所有人都在前進，我卻好像被固定在某個時空裡，坐在狹小的書桌前，整日與習題講義奮戰。

我們走過校徽廣場，穿越教學大樓的川堂，來到實驗大樓，說要去老地方喝酒。

走在實驗大樓一樓幽深的長廊，右邊是一間間不同學科的實驗室，左邊是架設一圈防護網的操場。過去我們曾在操場跑道上追逐彼此，一圈又一圈，那是熱愛跑步的我們最初產生交集的地方，卻也是曾經分道揚鑣的所在，我問老彭記不記得我們唯一那次吵架？

「吵架？你說我們哪次吵架？」老彭說。

我說起三年級下學期末要選實習醫院，「那天下課操場練跑完，你說你要選輕鬆又最搶手的母校附設醫院，要我跟你一起，我說我還在考慮，你說不用考慮啦，我們成績一樣好，肯定錄取，問我不然想選哪間，我那時死不告訴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，回宿舍後，我開始躲你——」

「有嗎？」老彭又喝下一大口啤酒，「我怎麼不記得？」

我繼續描述，唾液手汗不知不覺開始泌出，事情發生這麼久以來，我們從未真正聊過，「分發結果公告之後，你去附醫，我錄取了訓練非常嚴格的T院，後來我們開始冷戰，你記得嗎？住在同一個房間裡，卻不再聊天講話，很長一段時間，大概有一年吧，我們就像是陌生人一樣，直到國考前——」

黑暗中，啤酒鋁罐發出一聲微弱的哀號，瞬間在老彭手中扭曲變形，打斷回憶。

「我想不起來，」老彭說，「真的一點印象也沒有。」

「可能你早就忘了。」我說。

「剛剛你不是問我，癲癇是什麼感覺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呃，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沒有跟任何人說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講，或許你會覺得我瘋了。」

此時，我們正經過大體解剖實驗室，教室外的樑柱上掛著一面半身鏡，沒有人知道那裡為什麼掛著一面鏡子，也沒有人臆測過，我緊盯著老彭前行的背影，忍住凝視那面半身鏡的衝動，佯裝鏡子裡，或著教室，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。

老彭把空啤酒罐塞進塑膠袋，發出一聲酒嗝，繼續說：

「你知道嗎，自從有了癲癇，我的記憶，還有對時間的感覺，好像愈來愈混亂……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像在騙人，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每次癲癇一發作，我失去意識時，其實也不是真的失去意識，就是會……會感覺自己經歷了一件事，就像在作夢，你懂嗎，但那非常逼真，甚至會留下觸感的那種。」

「你怎知道那是在作夢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，應該說，失去意識的那個瞬間，我感覺……就像是突然去到另一個世界，一個跟我原本認知的現實很像的世界，可是某些人，或是某些事的發展不太一樣。我想想——噢，譬如教寄生蟲學的那個老師……」

「你說劉佬？」

「對，劉佬前年死了。」

重考班閉關太久，我甚至不知道劉佬已經去世。

老彭說，訃聞公告在系友會的網路社群，卻沒有人知道劉佬為什麼死。

最多人流傳的是在一個清晨，他搭上前往美國學術研討會的班機，倚著窗外天光閱讀手裡那份這次即將發表的新論文，他打了一個呵欠，伸伸懶腰，決定小睡一會，卻從此一覺不醒。

可是隨著老彭癲癇發作，劉佬的死在他的記憶裡逐漸衍生出另一種版本：劉佬為了研究東南亞某種新型的寄生蟲生活史，他仿效早期那位研究鉤蟲的學者，將剛孵化的幼蟲放在自己的手腕內側，任由蟲鑽進皮膚感染，沒想到幼蟲意外入侵大腦，引發急性腦膜炎，在一個夜晚，他倒在研究室裡堆滿文獻的書桌上，檯燈照著他不再縮小的瞳孔。

寄生蟲在老彭腦中留下的洞，就像某種無法控制的能源裝置，讓他失去意識，甦醒，再失去意識，再甦醒，感覺自己像是穿梭在不同時空，久而久之愈來愈不確定哪個版本才是他真正現實裡的記憶。

「很扯吧？」老彭說。

我們站在走廊末端的樓梯轉角，老彭的聲音聽起來搖搖晃晃，讓我頓時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，我想試著緩和氣氛，盡可能讓自己語氣聽起來輕鬆一點。

「那現在呢？至少現在，我們，我是說，不可能連我們的見

面也只是什麼鬼夢境，對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分不清楚了。」老彭一個人向前遲行幾步，終至倚牆停下，唇齒低聲摩擦，「真的分不清楚了。」

話語剛落，頂方的感應照明燈應聲熄滅，視桿細胞反應不及調節，我什麼都看不見，視覺僅存丟失時間與空間的黑，腦袋裡那尾無形囊蚴蠢蠢欲動，彷彿在汲取老彭剛才所說的一切。

我愣在原地，喪失移動能力，感覺周圍空氣再度悄悄凝聚某種潮濕的氣息。

當我回過神時，樓梯轉角處只剩我一人站著。

「彭立帆」三個字在實驗大樓的走廊上不停迴盪，我一邊尋找老彭，一邊心想他究竟在玩什麼花樣。

這一切愈想愈不對勁，會不會打從最一開始，根本就沒有寄生蟲病，沒有癲癇，這只是老彭希望我再次出現在他身邊的伎倆？

或許，他早就看穿我，知道我那時為什麼疏遠他，為什麼不跟他說話，為什麼畢業後幾乎斷絕聯繫，獨自準備學士後醫學系考試，現在又是懷著什麼樣的居心來臺北探望。他有多聰明，就有多冷酷，他耐心蟄伏，只為了等待這一刻，甚至拒絕給予我任何機會向他告解。報復過去我要的種種小動作只是其次，此刻他的消失，是要讓我明白，即使我再怎麼逃離，他知無不曉，無所

不在，他才是永遠寄居在我肚腹裡，我生命裡的那條蛔蟲。

但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麼記憶錯亂又是怎麼回事？

或許寄生蟲病是真的，癲癇也是，只不過劉佬真的死了嗎？我寧願相信劉佬只是不再教書——長期休假，轉職，或退休——就像所有教授終有一天會離開學校那樣。我們從劉佬那裡學了這麼多的病與死，卻從未想過有天這些也會發生在他身上。我想，老彭說的穿梭時空不過是一種情感上的譬喻，那些夢境般的內容是他的心智面對未知病痛時創造的防禦機制，用來逃離他日常的混亂失序與苦痛。

重新回溯我們的對話，老彭說要回母校，要去六樓天台的老地方喝酒，接著又提到死亡，會不會從我們見面最初，他就不斷暗示自己即將瓦解，而我從未察覺？

我害怕老彭會因此做出什麼傻事，於是爬上樓梯，逐漸加快腳步。黑暗中，我喘著氣，在每層樓的走廊上尋找老彭的蹤影，回憶隨腳步聲再次悄悄運轉。

那年醫院實習名單公布之後，緊接而來的是醫技系授服典禮，我和老彭身穿白色實驗長袍，在大禮堂舞台上肩並肩站，伸出右手，班上的第一名與第二名帶領台下同學宣誦醫檢師誓詞，那時仍不知道，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成為醫檢師，在宣誓完畢之後，我們分手，朝左右兩方下台，從此不再說話。

醫院實習是日常避不見面最好的藉口，我們在各自的臨床工作中發展起新的人際關係，新的生活，也意識到最好的工作夥伴

未必是最好的朋友。下班後回到宿舍，我們偷聽彼此的鍵盤聲，卻不再關心對方眼前正在計畫的未來是什麼，而一切必須以自己為重。

畢業典禮變成一種形式上的告別，我們穿上學士袍，戴好學士帽，教授為我們撥動帽沿的黃色流蘇，學號九十三號和學號九十四號再次站在彼此身邊，從原本刻意不說話，到現在真正無話可說，攝影師叫我們站近一點，好，笑一個，三，二，一，喀擦，所有人卯足全力衝刺準備醫檢師國考。

但最後我們是怎麼和好的？其實確切的時間我也忘了，也許是國考前幾周，也許是國考結束後，只記得那天是下午，我從圖書館回到操場，看見老彭依舊在那裡跑步，他總是不斷向前，從不停駐等候。

我脫下裝著筆記型電腦與補習班講義的後背包，穿越陽光下的人工草皮，開始跑，從第六跑道慢慢切進第三跑道，呼吸接管意識，身後似乎有人影悄悄鑽進眼角。

我盡可能注視前方，一直跑，後方愈發清晰的腳步聲暗示著我們的距離正在縮小，是老彭，他不知不覺來到我身邊，我們並肩維持著一段距離，他開始加速，我跟上，接著超越他兩步，他再跟上，再超越，如此反覆，我們愈跑愈快，一圈接著一圈，彷彿沒有終點。

那天最後，老彭上氣不接下氣，開口問我，要不要參加一零一的垂直馬拉松？我蹲在地上喘，沒有說話，只是點點頭。

多年過去，我依舊記得那時候臺北一零一的大廳裡，紅龍劃

出曲折的準備區，各家電視台攝影機對準裡頭正在排隊的我們與無數跑者，一聲槍響只為一位選手擊發，我看見老彭衝了出去，轉瞬間消失在樓梯間入口，等待間隔時間結束，砰的一聲，輪到我出發。

我不斷地跑，踩在這棟摩天大樓裡的白磚階梯，迴旋中不斷往上爬，我深刻明白，這場馬拉松是我們和好的紀念，是我給自己的挑戰，更是一場我倆都知曉的正面對決。

我爬過一層又一層樓，期望能看見老彭的背影，三十樓之後，感覺速度開始下降，我咬牙，穩住節奏，繼續向上，五十樓開始，我陸續超越一些慢下來走的選手，汗水鹽分刺痛視線，耳裡僅存劇烈的心跳聲，連舊手錶脫落在路上都沒有發現，抵達六十二樓之際，乳酸大量堆積，每個步伐異常沉重，我不再去想還有多少未完成的樓層，只抓緊那條樓梯扶手，以手臂肌肉帶動大小腿前進，精神在此刻超越即將失去控制的身體，在急促的呼吸裡，一步一步踏出，想像自己還在跑，還在往前，心臟隱隱作痛，或許在這個時候，我早已暗自下定決心，畢業後再給自己一次機會，我和老彭不一樣，我要證明自己不只有這個樣子，我要成為一位醫師，一位備受尊崇仰望的醫師，直到——

畢業後這些年來，我幾乎忘了該怎麼跑。腦部熱氣充溢，被汗水浸溼的衣服緊黏身體，此刻的我胸口劇烈起伏，拉著橡膠皮早已剝落的樓梯扶手，逃生門早已被人推開，我跨越佈滿鏽痕的門框，來到實驗大樓的六樓天台。

這裡依舊沒變，空曠，沒有照明，我和老彭總喜歡窩在這裡喝酒，看跨年煙火。很少人知道從六樓天台望出去，就可以看見臺北一零一懸浮在夜空，發散著點點青白色的光，它看起來是那麼近，那麼巨大，就連仰望也無法企及，像某些永恆不變的事物。而在那建築物的暗影之下，我依稀看見一個渺小的身影在女兒牆邊徘徊遊走。

我鬆了口氣，終於找到老彭。

但隨之而來的又是一股緊張自心底升起，他究竟在那裡做什麼？

於是我忍住大聲喊叫的衝動，藉著夜色隱身，放輕步伐走過去，繞過地上一個空啤酒罐，深怕任何驚擾都將會釀成大禍。

隨著我們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，我發現水泥地上的空啤酒罐一瓶接著一瓶散落於四周，罐子愈來愈多，愈來愈密集，就像是埋伏在我和老彭之間的地雷。這些難道都是他一個人喝的？在我不在這裡的這些年？我扭轉著步伐，小心翼翼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，一步步往女兒牆的方向推進，直到啤酒罐幾乎覆滿了眼前地板，我再也不能過去。

我們隔著一大片啤酒罐堆，老彭背對著我低語，不曉得在說什麼。我不想嚇著他，決定要開口輕喚，沒想到這時他卻轉過身，雙手緊叉前胸，肩膀似乎正微微顫抖，像逃避我的目光般，只肯對著某個無人暗處說話。

黑暗中，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哭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「老彭？」

「毅仔，真的對不起……這每一天我……我都……我不該約你去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這一切他媽的根本不該發生——」

「等一下，彭立帆，看看我，我——」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——不是——」

我伸出手，想安撫愈來愈激動的老彭。

啤酒罐堆發出一連串空洞的碰撞。

他倏地失去重心倒下。

或許是來自大腦裡的洞，電流突如其來流經身體，老彭的頭和右手正微幅抽搐，半闔的雙唇不斷重播最後的話語，像回音，像眼底逐漸消逝的殘影。

他到底在說什麼？

那天垂直馬拉松我們跑得很開心，不是嗎？

一時之間，我竟想不起剛剛在樓梯間尋找老彭時，心底原本想好要告訴他的話，很重要的話。我茫茫然蹲下，推開地上那些空啤酒罐，然後坐在老彭的身邊，努力回想，陪著他，等一切症狀過去，等他再次甦醒。

此時，樓外街巷裡一陣救護車的提示音由遠至近，像考試結束時響起的鈴聲，喚醒寄生在我腦中的那尾無形囊蚴，我聽見牠發出聲音，像劉佬，又像重考班與後醫考場裡每位面目模糊的監考老師，無比清晰地向我宣布：

時間到，現在開始回收試卷，請停止作答。

楊凱丞



個人簡介

楊凱丞，1994生於臺中，材質透明。專事小說創作，偶有影評、編劇橫跨中。曾獲青年超新星文學獎、奇萊文學獎、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。北醫醫技系畢業，現就讀東華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（M.F.A），第八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。

得獎感言

獻給在完稿後被拆除的實驗大樓，還有一位永遠沒機會讀到這篇故事的老師，面對無常，我總是顯得這麼遲鈍。謝謝寫作過程中悉心給予諮詢回饋的師長朋友們，謝謝親愛的家人，謝謝評審，很開心這個作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個位置。

這篇小說寫出了不斷反覆努力的那種徒勞，彷彿一切都在命運之下難以反擊。小說一開始就非常吸睛，將101大樓描寫如一條大蟲的獨特眼光，展演出特有的醫學知識。醫學與醫技，一字之差，卻使人生轉彎。不論寫人物或寫景物，或重返青春現場，或寫寄生蟲的世界細節，既有科普的力道又有情感的真切，瀰漫著一股說不出的疼痛與惆悵。心理與腦洞，一切似乎都被洞給吸收了。結尾也很生動，彷彿永遠都還在考試似的，點出了人之生存困局。



AWARD
LITERATURE